

汉世“胡奴”考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摘要：河南方城出土汉画像石有“胡奴门”文字，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代史籍有关张骞事迹和应奉事迹的记录中所见“胡奴”称谓。其他有关“胡人”形象的汉画资料，也为说明当时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证。“胡奴”在汉代以后依然在中原多有遗存。“胡奴”的“奴”，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只是一种包容颇宽泛的称呼。其身份并不一定是“奴隶”。《司马法》所见“胡奴车”的“胡奴”，也未必指称“奴隶”。刘攽指出的“胡人名字多以奴为号”的现象，也是讨论“胡奴”问题时应当予以重视的。

关键词：汉代；胡奴；胡奴门；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87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3-0057-05

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启了黄河流域与中亚地区文化交往的通道。所谓“丝绸之路”的通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进步。而张骞创立这一历史功绩时，有出身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随行者以为辅助。《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对于所谓“堂邑氏胡奴甘父”者，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司马贞《索隐》：“案：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盖后史家从省，唯称‘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号”^[1]。《史记会注考证》引张文虎曰：“《索隐》本无‘故’字。此疑衍。”“《汉书》无‘故胡’二字”^[2]。《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作：“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颜师古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师古曰：‘堂邑氏之奴，本

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盖取主之姓以为氏，而单称其名曰父”^[3]。所谓“本胡人”，似参考了《汉书》略去的“故胡”二字。刘攽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号耳，非谓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为号。又后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4]。《资治通鉴》在记述张骞逃离匈奴情形时说到这位随从：“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5]。表述方式从《汉书》。后来顾炎武讨论“冒姓”现象，采用了这条材料，认同颜师古“云堂邑父者，盖取主之姓以为氏”的说法，以为“此冒主姓之始”^[6]。司马迁使用“胡奴”称谓言其族属为“胡”，颜师古注说“本胡人”，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有关于应奉强记的故事，说他“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其实例有：“奉少为上计吏，许训为计掾，俱到京师。训自发乡里，在路昼顿暮宿，所见长吏、宾客、亭长、吏卒、奴仆，训皆密疏姓名，欲试奉。还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颍川纶氏都亭，亭长胡奴名禄，以饮浆来，何不在疏？’坐中皆惊”^[7]。《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录谢承《后汉书》这一故事，题“应奉记胡奴之名”。可知“胡奴”是这位“颍川纶氏都亭”亭长的身份。其族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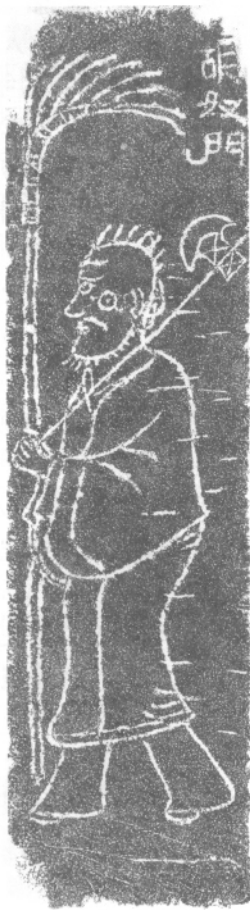
是“胡”。

据《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及《续汉书·郡国志五》，渔阳郡有“狐奴”县^[8]。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马与龙曰：“建初三年诏邓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六年迁护乌桓校尉，见《训传》。狐奴令王梁，见《梁传》。”据《后汉书地名索引》^[9]，“狐奴”县名又见于《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10]、卷三一《张堪传》^[11]。“狐奴”也有写作“胡奴”者。如元人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八五《疆里录》“青州”条下写道：“青龙二年省渔阳郡之胡奴县，复置安乐县”^[12]。郝经言及的“胡奴”县名，缺乏更多的史证，然而也不妨作为理解“胡奴”称谓的参照。《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说，匈奴攻战，“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13]。据《史记》卷一二〇《汲黯列传》记录汲黯奏言，汉王朝亦“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14]。北边曾经是匈奴等草原游牧族劫掠汉地人力资源的主要地方，作为对应的现象，也有胡人流入汉地成为奴役对象的情形。治所在今北京顺义东北的渔阳郡“狐奴”或写作“胡奴”^[15]，因而容易理解。然而“名禄”者以“胡奴”身份任“颍川纶氏都亭”亭长，移居路程则相当遥远。而张骞事迹所见“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按照司马贞《索隐》的理解“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临淮郡堂邑县治在今江苏六合西北^[16]，则距狐奴又有千里之遥。

内地“胡奴”的存在，除史籍所见“颍川纶氏都亭，亭长胡奴名禄”外，又有距颍川不甚远的南阳地方的文物实证。河南方城县博物馆藏 1934 年方城县杨集乡余庄村出土汉画像石，画面人物多

须蓬发，不著冠，“左颊黥印”，“深目高鼻下颌上翘”，“右手拥髻”，左手持钺置左肩。画面上方右侧刻隶书“胡奴门”三字。（图一）有研究者指出，“‘胡’，系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和西域民族的泛称。‘胡奴门’当是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以胡人身份沦为奴隶的守门人。左面颊刺刻一种圆形标记，是汉统治者对奴隶施黥之例证。《汉书·刑法志》：‘墨者使守门。’此画像正可与文献记载印证”^[17]。有研究者记录，此画像为“河南省方城县在文物普查中，于 1984 年 4 月 20 日在杨集乡尤庄行政村余庄自然村发现”。此前，“据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载，方城东招抚岗也曾出土过一块‘胡奴门’画像石”^[18]。“方城出土的这些‘胡奴’画像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崇葬的情形；同时也表明，汉代流入方城地区的‘胡奴’当不为少数。它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汉代输入外族人到内地充作奴隶的社会现象。”论者亦注意到随同张骞出使的“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者，以及《后汉书》应奉事迹所见“亭长胡奴名禄”者，又指出金日磾“与母阼氏、弟伦俱没官，输黄门养马”情形。以为：“在汉代，由于对外战争及其他原因进入中原的‘胡人’为数不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战俘）沦为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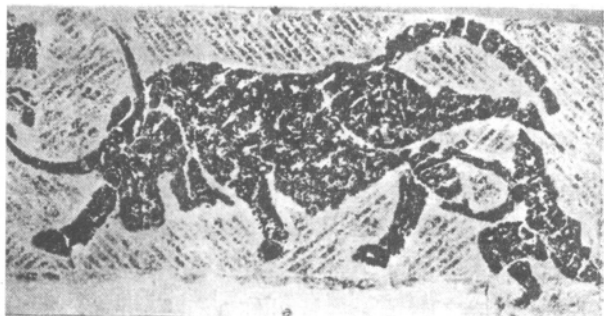
论者指出，“方城东关 1976 年发掘出土的画像石阉牛图”（图二），“方城城关镇 1982 年出土的阉牛图”（图三）^[19]，“方城县文化馆收藏的画像砖‘胡人’执钺门吏图”（图四），也是“在方城发现的有关‘胡人’形象的汉画资料”^[20]。前两例“阉牛”画面所见“胡人”形象，虽然从事的是底层劳作。然而劳动形式的技术含量颇高，其身份未必是“奴隶”。第三例“‘胡人’执钺门吏图”所见“胡人”蹲姿，两手执钺，置于右肩，其身份应大致与“胡奴门”画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所见人物相近。有研究者描述说：“执钺者头戴冠，身着胡服，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肩掬钺斧，作半跪状，为一胡人形象。”并注明是“方城县城关镇出土”^[21]。

一例出土于方城东关的汉画像石，有挥钺人物，赤膊形象与前引“阉牛”“胡人”同（图五），有研究者称其为“神人”，谓“神人手执斧钺，跨步挥臂，显出势不可挡的力量”^[22]。其眼部特殊的刻绘形式似有意表现“深目”。另一件同样出土于方城的汉画像石也以高鼻多须的胡人形象守卫门户（图六）。其出土地点在方城城关镇。画面人物有释作“神荼”者^[23]，然未知所据。或解释为“武士”，强调其“膀阔腰圆，身着短袴”^[24]。其赤裸上身的形象与“阉牛”画面中所见“胡人”是相同的。发式则同前例。这些资料，也可以供讨论“胡奴门”画像时参考。

汉代画像中表现汉与匈奴的关系的画面，有

汉军献俘场景。匈奴战俘往往以头戴尖顶帽、上身赤裸的形象出现。如山东济宁喻屯镇城南张出土汉画像石就是如此（图七）^[25]。前引汉代画像有头戴尖顶帽的赤膊胡人，可知以此标识其身份，可能强调中原“胡奴”或“本胡人”之劳动者有此前作为战俘流入汉地的经历。“胡奴门”画像中的守门人服装齐整，应当与赤膊的“阉牛”“胡人”身份地位不同。河南新野樊集出土汉画像砖可见典型的“胡人”形象，手执囊前伸。（图八）研究者有以为其行为是“乞讨”的意见^[26]，似未可信从。这位“胡人”身着长袍，两臂向前，身姿体态丝毫没有躬身敛衽迹象，看起来更像是一位讨债的胡商，即汉代文献所谓“商胡”、“贾胡”^[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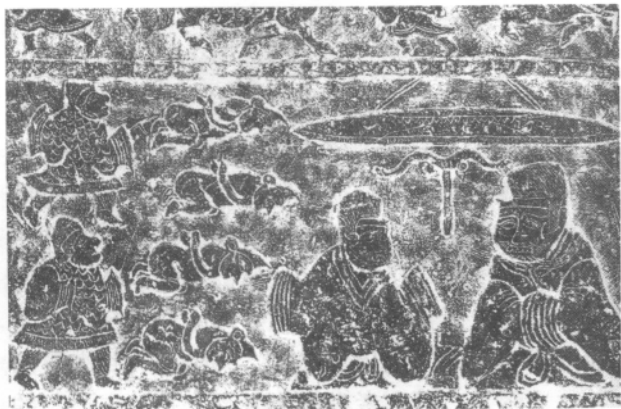
“胡奴”在汉代以后依然在中原多有遗存。《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匈奴单于”，司马贞《索隐》引《汉书音义》云：“《汉书》：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为曰‘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谓天为‘黎’，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黎孤涂单于’。”又引《玄晏春秋》：“士安读《汉书》，不详此言，有胡奴在侧，言之曰：‘此胡所谓天子。’与古书所说符合也”^[28]。《艺文类聚》卷八〇引《玄晏春秋》曰：“计君义授与《司马相如传》，遂涉《汉书》。读《匈奴传》，不识‘棠梨孤涂’之字。有胡奴执烛，顾而问之。奴曰：‘棠梨，天子’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也。言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予于是乎旷然发寤”^[29]。可见在距汉未远的皇甫谧生活的时代，“胡奴”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为皇甫谧说明“撑犁”语义的“胡奴”是身边“执烛”服务者，其身份确是“奴”。而“顾而问之”情节，显示主仆之间语言情感都是相通的。祖逖与“胡奴”王安的关系，史籍记载有“待之甚厚”的表述，后来王安当“祖氏之诛”时营救“时年十岁”的“逖庶子道重”，应当看作一种恩情回报^[30]。当时民族关系之复杂，也有相互融洽，甚至不因主奴身份层次的距离而彼此隔闭的情形。王安虽然是“胡奴”身份，情感却如同亲族。

西晋名臣陶侃的儿子有称“胡奴”者^[31]。《日知录》卷二七《杜子美诗注》：“《示獠奴阿段诗》：‘曾惊陶侃胡奴。’盖谓士行有胡奴，可

比阿段。胡奴，侃子范小字，非奴也”^[32]。氏族贵族吕超亦“小字胡奴”^[33]。可知“胡奴”在汉代以后的社会，也许并非极卑贱的称谓，有时用以称小儿。如《说文·巾部》：“帑，金币所藏也。”段玉裁注：“《小雅·棠棣》传曰：‘帑，子也。’此段帑为奴。《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本谓罪人之子孙为奴，引伸之则凡子孙皆可称奴”^[34]。

应当注意到，“胡奴”的“奴”，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只是一种包容颇宽泛的称呼。一如汉光武帝刘秀称严光“狂奴”的“奴”^[35]。《晋书》所见数例骂詈语中“胡奴”的“奴”，也都并非指说“奴隶”^[36]。这些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汉世“胡奴”身份时的参考。迄今所见最早出现“胡奴”称谓者，是《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司马法》曰：“夏曰予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车。三代之辇。”^[37]这里所说的“胡奴”，也难以轻易确定是“奴隶”。理解相关现象，前引刘放“胡人名字多以奴为号”的现象也是值得重视的。汉代出现“奴”字的县名均在北边，如《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所见上郡高奴，中山国卢奴，渔阳郡狐奴、雍奴等。这一情形，或许与民族关系的形势有某种关系。

注释：

- [1] 《史记》第3157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 [2] [日]泷川资言考证，[日]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
- [3] 《汉书》第2687页至第2688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 [4]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资治通鉴》第611页，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
- [6]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814页至第815页，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
- [7] 《后汉书》第1607页。
- [8] 《汉书》第1623页；《后汉书》第2518页，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
- [9] 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第135页，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
- [10] 《后汉书》第502页。
- [11] 《后汉书》第1100页。
- [12] [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的记述是：“（青龙二年）六月，省渔阳郡之狐奴县，复置安乐县。”《三国志》第112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13] 《史记》第2892页。

[14] 《史记》第3109页。

[1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27-28页，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16]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9-20页。

[17] 王建中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册《河南汉画像石》图四三，图版说明第17页，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版。

[18] 原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陵墓》第三册：‘方城东二十里招抚岗西多古墓，墓门石刻画像类武梁祠。有二门：一题胡奴门，一题门亭长。’”

[19] 原注：“‘南阳市博物馆、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文物》1980年3期。’“‘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方城县文化馆：《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3期。’对于前者画面人物，有这样的解说：“头戴尖顶小冠，深目高鼻，阔耳，赤裸上身……。”王建中、闪修山著：《南阳两汉画像石》图216，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版。

[20] 刘玉生：《浅谈“胡奴门”汉画像石》，《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21] 张晓军、魏仁华、刘玉生编：《南阳汉代画像石砖》图90，第6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22] 王建中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6册《河南汉画像石》图四六，图版说明第18页，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3] 刘兴怀、闪修山编著：《南阳汉代墓门画艺术》图60，第58页，第79页，百家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24] 王建中、闪修山著：《南阳两汉画像石》图232，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版。

[25] 赖非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册《山东汉画像石》图七，图版说明第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6] 张文军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册《河南汉画像石》图一二〇，图版说明第56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7] 参看王子今：《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待刊稿。

[28] 《史记》第2888页。

[29] 《艺文类聚》第13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

[30] 《晋书》卷一〇〇《祖约传》：“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不在尔一人。’乃厚资遣之，遂为勒将。祖氏之诛也，安多将从人于市观省，潜取逖庶子道重，藏之为沙门，时年十岁。石氏灭后来归。”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627页。

[31] 《晋书》卷九二《文苑列传·袁宏》：“宏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第2392页。

[32]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

释》第976页，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

[33] 《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初，（吕）纂尝与鸠摩罗什棋，杀罗什子，曰：‘斫胡奴头。’罗什曰：‘不斫胡奴头，胡奴斫人头。’（吕）超小字胡奴，竟以杀纂。”第3069页。

[3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61页至第3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35]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严光》：“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荅，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第2763页。

[36] 如《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陈）安引军追（石）武曰：‘叛逆胡奴！要当生缚此奴，然后斩刘贡。’”第2693页。“胡奴”、“此奴”，都非指“奴隶”。又如《晋书》卷三九《王浚传》记载王浚骂石勒：“胡奴调汝公，何凶逆如此！”第1149页。也是同样的例证。

[37]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3429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